昌黎文鈔/卷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 ◄

昌黎文鈔
卷六

► 卷七

本作品收錄於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

卷六・序

送楊支使序

愈在京師時，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，惟宣州為多賢。與之游者二人：隴西李博、清河崔羣。羣與博之為人，吾知之：道不行於主人，與之處者非其類，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，不一日留也。以羣、博論之，凡在宣州之幕下者，雖不盡與之游，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。愈未嘗至宣州，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，以其取人信之也。今中丞之在朝，愈日侍言於門下，其來而鎮茲土也，有問湖南之賓客者，愈曰：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，宣州也；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，湖南也。去年冬，奉詔為邑於陽山，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，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。及儀之之來也，聞其言而見其行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，吾何先後焉？儀之智足以造謀、材足以立事、忠足以勤上、惠足以存下，而又侈之以《詩》《書》六藝之學，先聖賢之德音，以成其文、以輔其質，宜乎從事於是府，而流聲實於天朝也。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，乃吾之心也；謂我為邑長於斯，而媚《昌黎文鈔》作「?」。夫人云者，不知言者也。工乎詩者，歌以繫之。

送鄭尚書序

嶺之南，其州七十，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，其四十餘分四府，府各置帥，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。大府始至，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，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。歲時必遣賀問，致水土物。大府帥或道過其府，府帥必戎服，左握刀，右屬弓矢，帕首袴韈迎郊。及既至，大府帥先入據館，帥守屏，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；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，乃敢改服，以賓主見；適位執爵皆興拜，不許乃止，虔若小侯之事大國。有大事，諮而後行。隸府之州，離府遠者至三千里，懸隔山海，使必數月而後能至。蠻夷悍輕，易怨以變，其南州皆岸大海，多洲島，颶風一日颱數千里，漫瀾不見蹤跡。控御失所，依險阻，結黨仇，機毒矢以待將吏，撞搪呼號以相和應，蜂屯蟻雜，不可爬梳，好則人，怒則獸。故常薄其征入，簡節而疏目，時有所遺漏，不究切之，長養以兒子；至紛不可治，乃草薙而禽獮之，盡根株痛斷乃止。其海外雜國，若耽浮羅、流求、毛人、夷亶之州，林邑、扶南、真臘、於陀利之屬，東南際天地以萬數，或時候風潮朝貢，蠻胡賈人舶交海中。若嶺南帥得其人，則一邊盡治，不相寇盜賊殺，無風魚之災，水旱癘毒之患，外國之貨日至，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，不可勝用。故選帥常重於他鎮，非有文武威風、知大體、可畏信者，則不幸往往有事。

長慶三年四月，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。鄭公嘗以節鎮襄陽，又帥滄景德棣，歷河南尹、華州刺史，皆有功德可稱道。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。家屬百人，無數畝之宅，僦屋以居，可謂貴而能貧，為仁者不富之效也。及是命，朝廷莫不悅。將行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，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，以慰公南行之思。韻必以來字者，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。

送許郢州序

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，累數百言。其大要言：先達之士，得人而託之，則道德彰而名問《全唐文》作「問」，《昌黎文鈔》作「聞」。流；後進之士，得人而託之，則事業顯而爵位通。下有矜乎能，上有矜乎位，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。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，復書曰：「足下之言是也。」于公身居方伯之尊，蓄不世之材，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，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，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？愈雖不敢私其大恩，抑不可不謂之知己，恒矜而誦之。情已至而事不從，小人之所不為也；故於使君之行，道刺史之事，以為于公贈。

凡天下之事，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。為刺史者，恒私於其民，不以實應乎府；為觀察使者，恒急於其賦，不以情信乎州。繇是刺史不安其官，觀察使不得其政，財已竭而斂不

休，人已窮而賦愈急，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。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，觀察使不急於其賦，刺史曰：吾州之民，天下之民也，惠不可以獨厚；觀察使亦曰：某州之民，天下之民也，斂不可以獨急：如是而政不均、令不行者，未之有也。其前之言者，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；今之言者，其有不信乎？縣之於州，猶州之於府也。有以事乎上，有以臨乎下，同則成，異則敗者皆然也。非使君之賢，其誰能信之？

愈於使君，非燕游一朝之好也，故其贈行，不以頌而以規。

贈崔復州序

有地數百里，趨走之吏，自長史、司馬已下數十人。[1]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。樂乎心，則一境之人喜；不樂乎心，則一境之人懼。丈夫官至刺史，亦榮矣。[2]

雖然，幽遠之小民，其足跡未嘗至城邑，苟有不得其所，[3]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，況能自辨於縣吏乎？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，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？由是刺史有所不聞，小民有所不宣。賦有常而民產無恒，水旱癘疫之不期，民之豐約懸於州。[4]縣令不以言，連帥不以信，民就窮而斂愈急，吾見刺史之難為也。[5]

崔君為復州，其連帥則于公。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，[6]於公之賢足以庸崔君，有刺史之榮，而無其難為者，將在於此乎？

愈嘗辱于公之知，而舊游《昌黎文鈔》作「游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遊」。於崔君，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，於是乎言。

送幽州李端公序

元年，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，愈嘗與偕朝，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，曰：「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，入其地，迓勞之使里至，每進益恭。及郊，司徒公紅帓首、韡袴、握刀，左右雜佩，弓韔服，矢插房，俯立迎道左。某禮辭曰：『公，天子之宰，禮不可如是。』及府，又以其服即事。某又曰：『公，三公，不可以將服承命。』卒不得辭。上堂即客階，座必東向。」愈曰：「國家失太平，於今六十年矣《昌黎文鈔》無「矣」字。。夫十日十二子相配，數窮六十，其將復平，平必自幽州始，亂之所出也。今天子大聖，司徒公勤於禮，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，來覲奉職，如開元時乎！」李公曰：「然。」今李

公既朝夕左右，必數數焉《全唐文》無「焉」字。為上言，元年之言殆合矣。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，東都之大夫士，莫不拜於門。其為人佐甚忠，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。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。

送殷員外序

唐受天命為天子，凡四方萬國，不問海內外，無小大，咸臣順於朝。時節貢水土百物，大者特來，小者附集。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，悉治方內就法度。十二年，詔曰：「四方萬國，惟回鶻於唐最親，奉職尤謹。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，持節往賜君長，告之朕意。又選學有經法、通知時事者一人，與之為貳。」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，朱衣象笏，承命以行。朝之大夫莫不出餞。酒半，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：「殷大夫：今人適數百里，出門惘惘，有離別可憐之色；持被入直三省，丁寧顧婢子，語剌剌不能休。今子使萬里外國，獨無幾微出於言面，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！丞相以子應詔，真誠知人。士不通經，果不足用。」於是相屬為詩，以道其行云。

送楊少尹序

昔疏廣、受二子以年老，一朝辭位而去，於《昌黎文鈔》作「于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於」。時公卿設供張，祖道都門外，車數百兩，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，共言其賢。漢史既傳其事，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《全唐文》作「跡」，《昌黎文鈔》作「迹」。，至今照人耳目，赫赫若前日事。國子司業楊君巨源，方以能詩訓後進，一旦以年滿七十，亦白丞相去歸其鄉。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，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？

予忝在公卿後，遇病不能出，不知楊侯去時，城門外送者幾人？車幾兩？馬幾匹？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？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《昌黎文鈔》作「蹤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踪」。跡否？不落莫否？見今世無工畫者，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。然吾聞楊侯之去，丞相有愛而惜之者，白以為其都少尹，不絕其祿，又為歌詩以勸之，京師之長於詩者，亦屬而和之。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，有是事否？古今人同不同，未可知也。

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，罷則無所於歸。楊侯始冠，舉於其鄉，歌《鹿鳴》而來也。今之歸，指其樹曰：「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，某水某邱《昌黎文鈔》作「丘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邱」。吾童子時所釣遊也。」鄉人莫不加敬，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。古之所

謂「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」者，其在斯人歟，其在斯人歟！

送湖南李正字序

貞元中，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，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，日為酒殺羊享賓客，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、習文辭，以舉進士為業。愈於太傅府年最少，故得交李生父子間《昌黎文鈔》作「間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閒」。。公薨軍亂，軍司馬、從事皆死，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。其後五年，愈又貶陽山令。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，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，亦留此掌其府事。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。於時太傅府之士，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巢《昌黎文鈔》無「巢」字。獨存，其外則李氏父子，相與為四人。離十三年，幸而集處，得燕而舉一觴相屬，此天也，非人力也。侍御與周君，於今為先輩成德，李生溫然為君子，有詩八百篇，傳詠於時。惟愈也業不益進，行不加修，顧惟未死耳。往拜侍御，謁周君，抵李生，退未嘗不發媿也。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，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饑，聚而館之，疏遠畢至，祿不足以養。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，其勢不可得已也。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，愈最故，故又為序云。

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

六年冬，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，公卿廷議，以轉運使不得其人，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，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。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，脫其桎梏，給耒耜與牛，使耕其傍便近地，以償所負，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。吏得去罪死，假種糧，齒平人有以自效，莫不涕泣感奮，相率盡力以奉其令，而又為之奔走經營，相原隰之宜，指授方法。故連二歲大熟，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，而私其贏餘，得以蘇息，軍不復饑。君曰：「此未足為天子言。請益募人為十五屯，屯置百三十人，而種百頃，令各就高為堡。東起振武，轉而西過雲州界，極於中受降城，出入河山之際，六百餘里，屯堡相望，寇來不能為暴，人得肆耕其中，少可以罷漕輓之費。」朝廷從其議，秋果倍收，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。

八年，詔拜殿中侍御史，錫服朱銀《昌黎文鈔》作「朱金銀緋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朱銀」字。。其冬來朝，奏曰：「得益開田四千頃，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。田五千頃，法當用人七千，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，為戰守備，因可以制虜《昌黎文鈔》作「靖邊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制虜」。，庶幾所謂兵農兼事，務一而兩得者也。」大臣方持其議。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，開口望哺，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，乘沙逆河，遠者數千

里，人畜死，蹄踵交道，費不可勝計。中國坐耗，而邊吏恒苦食不繼。今君所請田，皆故秦漢時郡縣地，其課績又已驗白，若從其言，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。今天子方舉羣策，以收太平之功，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，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？君又何憂？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：侍御韓君前領三縣，紀綱二《昌黎文鈔》作「三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二」。州，奏課常為天下第一。行其計於邊，其功烈又赫赫如此。使盡用其策，西北邊故所沒地，可指期而有也。聞其歸，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，而屬余《昌黎文鈔》作「予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余」。為序。

贈張童子序

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，歲至三千人。始自縣考試，定其可舉者，然後升於州若府。其不能中科者，不與是數焉。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，又考試之如縣，加察詳焉，定其可舉者，然後貢於天子，而升之有司。其不能中科者，不與是數焉，謂之鄉貢。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，加察詳焉，第其可進者，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，屬之吏部，歲不及二百人，謂之出身。能在是選者，厥惟艱哉！二經章句，僅數十萬言，其傳注在外，皆誦之，又約知其大說，繇是舉者，或遠至十餘年，然後與乎三千之數，而升於禮部矣，又或遠至十餘年，然後與乎二百之數，而進於吏部矣，班白之老半焉。昏塞不能及者，皆不在是限，有終身不得與者焉。張童子生九年，自州縣達禮部，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。又二年，益通二經。有司復上其事，繇是拜衛兵曹之命。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，神氣以靈，餘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。童子請於其官之長，隨父而寧母。歲八月，自京師道陝，南至虢，東及洛師，北過大河之陽，九月始來及鄭。自朝之聞人，以及五都之伯長群吏，皆厚其餼賂，或作歌詩以嘉童子，童子亦榮矣。雖然，愈當進童子於道，使人謂童子求益者，非欲速成者。夫少之與長也異觀：少之時，人惟童子之異，及其長也，將責成人之禮焉。成人之禮，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，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，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。

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，慕回、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，故有以贈童子。

送牛堪序

以明經舉者，誦數十萬言，又約通大義，徵辭引類；旁出入他經者，又誦數十萬言，其為業也勤矣。登第於有司者，去民畝而就吏祿，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，常常有之，其為獲也亦大矣。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，豈有司之待之也，抑以公不以

情？舉者之望於有司也，亦將然乎？其進而謝於其門也，則為私乎？抑無乃人事之未思，或者不能舉其禮乎？

若牛堪者，思慮足以及之，材質足以行之，而又不聞其往者，其將有以哉！違眾而求識，立奇而取名，非堪心之所存也。由是而觀之，若堪之用心，其至於大官也，不為幸矣。

堪，太學生也；余，博士也。博士師屬也，於其登第而歸，將榮於其鄉也，能無說乎？

送竇從事序

踰甌《昌黎文鈔》作「甀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甌」。閩而南，皆百越之地，於天文，其次星紀，其星牽牛。連山隔其陰，鉅海敵其陽，是維島居卉服之民，風氣之殊，著自古昔。唐之有天下，號令之所加，無異於遠近。民俗既遷，風氣亦隨，雪霜時降，癘疫不興，瀕海之饒，固加於初。是以人之之南海者，若東西州焉。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，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，盡牧南海之民，署從事扶風竇平。平以文辭進。於其行也，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，合東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，賦詩以贈之。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，壯從事之答於知我，不憚行之遠也；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，能合文辭以寵榮之，作《送竇從事少府平序》。

送石處士序

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，求士於從事之賢者。有薦石先生者，公曰：「先生何如？」曰：「先生居嵩、邙、洛、穀之間，冬一裘，夏一葛，食朝夕飯一盂，蔬一盤。人與之錢則辭，請與出遊《昌黎文鈔》作「游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遊」。，未嘗以事辭，勸之仕不應。坐一室，左右圖書。與之語道理，辨古今事當否，論人高下，事後當成敗，若河決下流而東注，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，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，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。」大夫曰：「先生有以自老，無求於人，其肯為某來耶？」從事曰：「大夫文武忠孝，求士為國，不私於家。方今寇集於恒，師環其疆，農不耕收，財粟殫亡。吾所處地，歸輸之塗，治法征謀，宜有所出。先生仁且勇，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，其何說之辭！」於是譔書詞，具馬幣，卜日以授使者，求先生之廬而請焉。

先生不告於妻子，不謀於朋友，冠帶出見客，拜受書禮於門內。宵則沐浴，戒行事《昌黎文鈔》作「李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事」。，載書冊，問道所由，告行於常所來往。晨

則畢至，張上東門外。酒三行，且起，有執爵而言者曰：「大夫真能以義取人，先生真能以道自任，決去就。為先生別。」又酌而祝曰：「凡去就出處何常，惟義之歸。遂以為先生壽。」又酌而祝曰：「使大夫恒無變其初，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，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，無味於諂言，惟先生是聽，以能有成功，保天子之寵命。」又祝曰：「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，而私便其身圖。」先生起拜祝辭曰：「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。」於是東都之人士，咸知大夫與先生，果能相與以有成也。遂各為歌詩六韻，退，愈為之序云。

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

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。夫冀北馬多天下，伯樂雖善知馬，安能空其羣耶？解之者曰：吾所謂空，非無馬也，無良馬也。伯樂知馬，遇其良，輒取之，羣無留良焉。苟無良，雖謂無馬，不為虛語矣。

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。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，洛之北涯曰石生，其南涯曰溫生。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，以石生為才，以禮為羅，羅而致之幕下。未數月也，以溫生為才，於是以石生為媒，以禮為羅，又羅而致之幕下。東都雖信多才士，朝取一人焉，拔其尤，暮取一人焉，拔其尤：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，與吾輩二縣之大夫，政有所不通，事有所可疑，奚所諮而處焉？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，誰與嬉遊？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？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，無所禮於其廬。若是而稱曰：大夫烏公一鎮河陽，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，豈不可也？夫南面而聽天下，其所托《昌黎文鈔》作「託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托」。重而恃力者，惟相與將耳。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，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，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。

愈縻於茲，不能自引去，資二生以待老；今皆為有力者奪之，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？生既至，拜公於軍門，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，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。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，愈因推其意而序之。

送陸歙州詩序

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，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，朝廷夙夜之賢，都邑游居之良，齎咨涕洟，咸以為不當去。歙，大州也；刺史，尊官也：由郎官而往者，前後相望也。當今賦出於天下，江南居十九。宣使之所察，歙為富州。宰臣之所薦聞，天子之所選用，

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。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，陸君之道，行乎朝廷，則天下望其賜；刺一州，則專而不能咸。先一州而後天下，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？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，作詩曰：我衣之華兮，我佩之光。陸君之去兮，誰與翱翔。斂此大惠兮，施於《昌黎文鈔》作「于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於」。一州。今其去矣，胡不為留。我作此詩，歌於《昌黎文鈔》作「于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於」。逵道。無疾其驅，天子有詔。

送鄭十校理序

秘書，御府也。天子猶以為外且遠，不得朝夕視，始更聚書集賢殿，別置校讎《昌黎文鈔》作「讐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讎」。官，曰學士、曰校理。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，其他學士皆達官也，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；苟在選，不計其秩次，惟所用之。由是集賢之書盛積，盡秘書所有，不能處其半；書日益多，官日益重。四年，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，人皆曰：是宰相子，能恭儉守教訓，好古義施於文辭者，如是而在選，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。愈為博士也，始事相公於祭酒；分教東都生也，事相公於東太學；今為郎於都官也，又事相公於居守：三為屬吏，經時五年，觀道德於前後，聽教誨於左右，可謂親薰而炙之矣。其高大遠密者，不敢隱度論也；其勤己而務博施，以己之有，欲人之能，不知古君子何如耳。今生始進仕，獲重語於天下，而慊慊若不足，真能守其家法矣。其在門者，可進賀也。求告來寧，朝夕侍側，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。於其行日，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，竊載酒殽，席定鼎門外，盛賓《昌黎文鈔》作「賨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賓」。客以餞之。既醉，各為詩五韻，且屬愈為序。

↑ 長史、司馬，刺史之佐，唐制，每州刺史而下，長史一人，司馬一人。

↑ 丈上或有大字。

↑ 或無“苟有”二字，或無有字。

↑ 句。

↑ 州，或作前；縣下或有復出縣字，皆非是。

↑ “崔君之仁”上，或有“愈以為”三字。